

## 第一章 迫降死神之丘！

離開夜虹城之後，杜千年一行人騎著火龍直往北方而去。

這回，火龍飛得極慢，讓杜千年一顆心不再提得老高。

「連修都自己騎一隻飛龍，為什麼我們是兩個騎一隻，這樣對這隻坐騎來說，負擔不會太重嗎？」他忍不住問。

這可不是在找碴，他嚴重懷疑火龍飛得慢，是因為載了兩個人。

要是火龍累了，然後也沒通知一聲，就直接從高空栽下去，那可就糟了。

「不把你盯緊一點，天曉得你等一下會跑去哪。」坐在他身後，負責抓韁繩控制火龍的炎禾歲淡聲道。

「我還能跑去哪？」他悶聲問。

真不是他要說，這傢伙明明眼大鼻挺，為什麼專幹些小鼻子小眼睛的事？

「有人趁我病重的時候打算搭船離開。」炎禾歲面無表情地提醒他。

「都八百年前的事還要端出來說，真的是……」煩不煩呀這傢伙，同一件事到底要數落他多少次？

「不過是八天前的事。」

「我現在都在你身邊，被你玩得延後出發了，你還想怎麼樣？」

都不知道在這種狀況下他有多難堪。

如果不是逼不得已，他真想把自己關在房裡，再也不要見人。

「我倒覺得應該再歇個幾天再出發。」

「喲，原來你也會累呀。」他略回頭揶揄他。

炎禾歲臉上笑意噙著憐憫。「我是不介意讓你再多躺幾天。」

杜千年嘴角一垮，內心生出一股衝動想要咬他。

但他學聰明了，這傢伙全身上下都是開關，要是一個不小心按下去，自己的下場非死即傷。

所以，他乖乖地閉緊嘴，垂眼看著底下五彩繽紛的世界。

飛過彎月般的陸地之後，便是高聳的通古山。

要說和盤瀑山有何不同，就只差在水分。

兩座山皆是狹谷地形，可盤瀑山上有很多水源，通古山上則是乾涸的岩漠。

放眼望去，連樹草都沒有。

最令人感到恐懼的是，他看不到荒漠的盡頭，一片的黑褐色，彷彿這個世界只剩下焦黑的顏色。

所有坐騎莫名地加快飛速，直朝盡頭飛去，底下不斷掠過巨大的影子。

空氣非常的乾燥，一吸進去就覺得胸口異常灼熱，但弔詭的是，越是往北，氣溫驟降得越可怕。

發現底下景色飛掠的速度越來越快，幾乎讓杜千年喘不過氣。

「禾歲，火龍不太對勁。」釋隼加速飛到兩人身旁。

釋隼並沒有騎火龍，因為他本身就有翅膀，所以他負責抱著犬鐸飛行，但一路跟著的他卻發現飛龍和火龍的速度開始失控。

炎禾歲緊抓著韁繩，沒有搭腔。

而杜千年早因為高速飛行而俯身死抱著火龍。

「哇！千年，救命啊！」前頭傳來修的驚叫聲。

杜千年望去，瞧見修已經快要掉落，幸好東方肖的動作夠快，一手持韁繩，身形飛掠一把將修抱住，再跳回自己的飛龍上。

「禾歲！」

東方肖喊著，要他注意修原本騎乘的飛龍已發狂般往前衝去，這個狀況極不尋常。樹魅族的飛龍個性非常溫馴，然而從剛剛開始就一直罔顧他的命令。

「犬鐸，這裡可以降落嗎？」炎禾歲問。

他也發現古怪，早就暗暗注意著。

「前面有綠色的植物。」杜千年瞇眼看著最前方。

那應該就有水源吧。

「那是死神之丘。」犬鐸面色有些為難。「我去探探適不適合在那裡降落。」

「麻煩你了。」炎禾歲淡道。

毫不遲疑，釋隼抱著犬鐸直朝那塊綠地疾速飛去。

犬鐸查探後立刻比了個手勢。

炎禾歲低喊，「全部降落！」

火龍和飛龍齊齊在丘陵綠地上降落。

然而，儘管已經著陸，僅剩的兩隻火龍和一隻飛龍依舊處於焦慮的狀態下，不斷噴著氣，來回團走。

「修，你不要緊吧？」一踩上陸地，杜千年趕忙趨前查看修是否有受傷。

「千年……」修可憐兮兮地朝他伸出雙臂，像個討抱的孩子。

然而，杜千年還沒來得及給他一個擁抱，便被人從中攔截。

東方肖抱得理直氣壯，不允許戀人再對自己以外的人伸出雙臂。

「千年……」修這下子直接噴淚了。

杜千年摸摸鼻子，覺得自己實在是不該介入人家的家務事，而且他背後的視線也很有殺傷力呀。

狠心不睬修的求救，他回頭看向正在觀察火龍的炎禾歲。

零則是站在火龍前不斷地安撫著。

杜千年看向四周，發現這裡確實有綠色植物，就連土都是黃褐色的，地上和岩壁上都爬滿攀藤和蕨類。

他不禁皺起眉。

在他的認知裡，沙漠裡會有綠洲生長一些花草植物，可是，蕨類和攀藤……更怪的是，在這裡他聽不到水源的聲音，但腳下的土卻是微軟而噙著濕氣的。

不過相差幾公里的距離，為什麼氣候形態差異如此大？

「禾歲。」

杜千年正忖著，便見釋隼和犬鐸從底下山谷爬上來。

「如何？」

「沒問題，還可以待個三、五天。」犬鐸道。

「那就好。」

「不好，無法安撫龍群，沒有龍群我們沒有辦法在三、五天之內離開死神之丘。」零面色冷肅地道。

「那就想辦法安撫。」炎禾歲態度強勢。

「這不是想安撫就能安撫的狀態。」

「那你说，这是什麼狀態？」炎禾歲瞇眼看著他。

「我不知道，但你可以問千年，他一定也可以感覺到古怪。」零看向杜千年，像要尋找支持。

他知道自己要帶走千年這件事讓炎禾歲對他充滿防備，他不在乎，因為他知道炎禾歲打一開始就不信任他，可他必須讓他知道，這裡確實不對勁，這是屬於天官特有的敏銳。

更何況，他三年前經過這裡時並沒有給他這種感覺。

這是否意謂著這個世界即將毀滅了？

這下子，不光是炎禾歲，就連釋隼和犬鐸都忍不住看向他。

「呃……嗯，我贊成零的說法。」他確實覺得這裡讓他不舒服，而且修亦是。

炎禾歲微擰起眉。「犬鐸，你覺得在這種狀態下，龍群還適合再往前飛嗎？」

「不適合。」犬鐸冷冷看了眼依舊浮躁的龍群。

「不管怎樣，今晚得在這裡過夜才行，你知不知道這附近有沒有什麼地方可以休息？」

「這裡倒是有很多天然的洞穴。」

「那就走吧，天色快暗了。」釋隼催促著。

杜千年抬眼看著天色，不由得一愣。

現在到底是什麼時候，為什麼天色快暗了？

而且這天色……怎麼像是要吞噬大地？

莫名的，他心悸起來。

犬鐸找到的洞穴，依石質來看，有點像是鐘乳石洞，但是裡頭並沒有水源，上下高度有的不到兩公尺，有的卻超過五公尺高，洞中到處有天然的泥柱支撐，還有大片岩層形成天然的隔間。

但讓杜千年最不能理解的是，這洞穴的潮濕度……他蹲在地上挖著，竟還能從土裡挖出蚌貝。

他小心翼翼地將巴掌大的蚌貝上的土撥開，使了點力氣，便將蚌貝給打開，貝肉包裹著一顆圓石，挖出一看，竟是顆圓潤的粉色珍珠。

他頓了下，立刻再挖開附近的土，又挖出一個更大的蚌貝，裡頭同樣有顆珍珠，取出之後，他將兩顆珍珠互相摩擦著，果真掉落些許碎屑，他不由得瞪大眼。

「真的是珍珠耶……」

為什麼這個地方會有珍珠？

「那是明珠吧。」犬鐸冷聲道。

「明珠？」

「在暗處會發光。」

「真的？」杜千年立刻包在掌心裡偷覲著，果真瞧見珍珠發出螢光。「哇，我第一次看到這種珍珠。」

這要是帶回二十一世紀，不知道可以賣到什麼價格？

愛錢機制一啟動，讓他忘了自己身處何處，什麼心悸不安全被他拋到腦後，繼續動手挖地。

「大夥準備夜晚就寢的地方，釋隼正在替你張羅食物，結果你就在這裡挖地……」犬鐸有些沒好氣。

杜千年聽著，覺得有點慚愧，可他的手就是停不下來呀。

「不用準備我的沒關係，我並不餓。」說實在的，他總覺得沒什麼時間經過的感覺。

好比，他們一早就從夜虹城出發，而現在天色都黑了，他根本搞不清楚到底過了多久，但唯一可以確定的是，他們已經飛行了一段非常長的距離。

「不行，越往北時間感會越薄弱，天色會造成錯覺，你非進食不可。」犬鐸長年住在通古山上，對這附近的變化瞭若指掌。

「為什麼會這樣？」他抬頭問著，手卻也沒閒著，轉眼間已經挖出十來個蚌貝，眼睛情難自禁地變成弦月形。

「不要笑得那麼詭異。」犬鐸額上浮著青筋。

「哪有？」他已經很努力控制了。

可是，他現在的心情就像是在挖金礦，他藏不住內心的喜悅啊。

「你讓我很無言。」他真的是如九的轉世嗎？

雖說如九的個性本來就有點大智若愚，但絕對不會像他笑得一臉蠢樣。

「不，你對誰都很容易無言，絕對不是面對我時才這樣。」杜千年笑呵呵的，每剝開一個蚌貝就更笑瞇雙眼。「是說，你的樣子變得還真多，為什麼會變成德國狼犬？」

他穿過壁畫所看到的犬鐸是個陰柔型花美男，如今變成狼犬模樣……其實有好幾次，他都差點偷摸他的頭，因為他最喜歡的狗就是德國狼犬。

「你對我有印象？」犬鐸聞言蹲在他身邊，很自然地幫他剝開蚌貝。

「嗯嗯。」他點頭，挖出二十來個蚌貝，教他心花怒放。「你和釋隼我都見過……你們是不是一對？」

話就這麼脫口而出。

他壓根沒意識問這話要三思，等了半晌沒聽到犬鐸的聲音，抬眼望去，驚見那張純黑的德國狼犬臉竟泛著可疑的紅暈……

杜千年將手用力地在身上擦了擦，確定沒有土渣泥屑之後，才摸上他的臉，驚覺那毛髮非常柔軟，忍不住再摸上犬鐸翹挺的雙耳，瞧他呆愣著沒有反抗，他甚至放肆地揉起他的臉來。

喔，好可愛好可愛好可愛……

他忘情的享受這美好時光，直到——

「你在做什麼？」

瞥見炎禾歲冷著臉出現在犬鐸身後，杜千年心不甘情不願地縮回手，嘀咕道：「我從來沒養過狗，摸一下有什麼關係……」

「……我不是狗。」犬鐸咬牙切齒地道，那狠樣像是要將杜千年給拆卸入腹般。

「喔……聽說德國狼犬最初是用一般獵犬和狼交配出來的，所以是五爪的可愛犬種喔，算了算，是親戚啦。」杜千年忍不住解釋著。

「……」犬鐸已經說不出話，突然覺得幫他挖蚌貝的自己真是見鬼的愚蠢。

「犬鐸，過來幫我。」在山洞另一頭的釋隼出聲解圍，就怕犬鐸衝動起來可就不好了。

犬鐸聞言深吸口氣，氣沖沖地起身走向釋隼。

現場只餘他和炎禾歲，在無言的對峙下，先舉白旗的通常都是杜千年。

「幹麼這樣看著我，我剛剛不是說了，我只是因為從沒養過狗嘛……」

他頂多是有些放肆地輕薄了犬鐸的臉而已，犯得著用那種鄙夷的目光看他嗎？

「只是這樣？」

「不然咧？」別害他想起某些虐待動物的愛情動作片，他會反胃想吐。

炎禾歲臉色稍霽地看著他。「你在幹麼？」

「對了，犬鐸說這個是明珠耶。」他獻寶似地把十多顆明珠捧到他面前。

「這東西也大概只有這一帶才有。」

「要不要，送你一顆？」他夠大方吧。

雖然他的心有一點淌血，但看在他是他愛的男人分上，他可以勉強和他分享。

炎禾歲看著他腳邊未剝的蚌貝，再看向他手中的十多顆明珠。「你喜歡就自己留著。」他乾脆取下繫在腰間的錦囊給他。「給你裝吧，否則你要放到哪去？」

「謝謝你。」杜千年喜孜孜地收下錦囊，想趕緊把明珠裝好，再把剩餘的蚌貝打開，突地他想到一個問題。「禾歲，沒有水耶。」

錦囊上繡著漂亮的圖騰，而這些明珠還沾上些許的貝肉屑屑，要是這樣裝進去，豈不是要弄髒錦囊？

「東方去找水了。」

「咱們沒帶水出門？」

「有，不多。」以為約莫兩天就可以抵達封古城，所以帶在身上的食物和水並不多。「要是你很想清洗明珠，我可以要釋隼先拿點水過來。」

「不要不要。」他猛搖頭。「我用手搓一搓就好。」

開玩笑，這裡好像沒水源，而距離目的地不知道還有多遠，不節省點怎麼行？沒食物吃可以忍，但沒有水是萬萬不行的。

「那就稍微忍一下吧。」他笑道，瞧見杜千年用衣服把明珠一一擦拭過再擱進錦囊裡，他不禁失笑地拉起衣襪，擦拭著他的手。

杜千年愣了下，有點難為情地輕咳了聲。「禾歲，這裡以前就這麼古怪嗎？」

「古怪？」

「嗯，我不會說，總覺得這裡的洞穴不太尋常，還有氛圍……最重要的是，這附近沒有水源，可這些土卻是濕的。」

「這個世界發生很多異變，千年前並沒有這座山丘，是在五百年前地震時從海面突起，擠壓到原本的通古山。」

「喔……」杜千年稍稍能夠理解。

這就說得通他為什麼可以挖到蚌貝了，不過……五百年前到現在，為什麼這土還是濕的？

這一切都讓他覺得不對勁，就怕自己一意孤行會害慘許多人。

「沒事，不用擔心，雖然可能多花費一點時間，但是我們會平安抵達封古城的。」炎禾歲柔聲安慰。

「你怎麼知道我在想什麼？」他詫異。

「你以為我第一天認識你？」

杜千年微揚起眉，沒轍地笑了。

好吧，既然他是經過認證的姬如九轉世，就姑且是這樣吧。

「希望可以早點解開皇城詛咒。」他嘆道。

事實上，他也想知道千年前在皇城裡到底發生什麼事。

畢竟他所瞧見的，已經是事發之後，他看見姬如九的壯烈成仁，但沒瞧見是誰害他必須以己身為咒封城，更不知道修當時的下落。

「希望如此。」

「可是……解開之後，你們身上停止的時間要是瞬間啟動的話……」

「那麼，你想要回赤陽城了？」

「我也不知道怎麼做比較好……要是不將詛咒解開，天知道這個王朝還會發生什麼異變。」

「所以就不要想了。」

杜千年還想說什麼，便聽釋隼喚著，「先過來喝點熱的吧。」

「走吧。」炎禾歲牽起他的手。

「嗯。」

一群人圍到釋隼生起的火堆旁，等著釋隼張羅食物，而東方肖也回來了，朝炎禾歲搖搖頭，意指並沒有找到水源。

炎禾歲輕點頭，表示明白。

「修呢？」杜千年接過釋隼遞上的湯，問著東方肖。

「他身體不舒服，我幫他帶點吃的過去就可以。」東方肖回答，拿著湯便轉回比較靠近外頭的隔間洞穴裡。

零無聲喝著湯，不著痕跡地覲了他一眼，等大夥都用過膳，回到自個兒挑選的隔間洞穴裡，他便來到東方肖所在的隔間洞穴外。

原本倚牆閉目養神的東方肖抬眼看著他，而修則趴在他腿上入睡。

「這裡夠擠了，已經塞不下第三個人。」東方肖似笑非笑地道。

「我有事跟你說。」

「喔？」

零直瞅著儘管入睡，但臉色依舊蒼白的修。「你應該去說服侯爺，要他別再繼續往前走。」

「為什麼？」

「修也是個具有天官能力的人，他現在不舒服，是因為他的感受力太強，難道你不想保護他，帶著他先離開？」

東方肖知道他說的有道理，但是——「零，我無法信任你。」

「我知道。」

「你喜歡千年，可你卻又狠心地在雪螺裡下毒……你心裡到底在想什麼？」

「我沒有傷害任何人的意思，不過是想要順水推舟，讓侯爺有所警惕，趕緊離開夜虹城罷了。」知道要是不坦承，更得不到對方的信任，所以他索性把話說開。

「所以那時我不是已經等在房外？」

東方肖微瞇起眼。「如果我記得沒錯，你會來到禾歲身邊，是為等待聖鑰的出現，那就代表你期待詛咒被解開……可是，你又是為什麼要解開詛咒？對你而言，根本毫無影響吧？」

「我……」

「別把我當傻子，拿你是天官，負有使命那套說法誑我。」東方肖醜話說在先，沒心情聽謊話，更不想聽鬼話。

第二章 大逃命！

零沉默不語，好半晌他才低聲道：「是我的天命，可是……所以我很清楚一旦往北走千年必定出事，恐怕就連修也逃不過，在這種情況下，你還是堅持要繼續前進嗎？」

東方肖垂睫忖著。

這三年來，零的能力是有目共睹的，就連聖鑰出現也是他算出時間和地點……但千年背上的神諭是指往北走，最終結局究竟是滅，還是生？

「況且要是真的解開詛咒，你以為還能和修重續前緣？」

東方肖哼笑著。「不勞你擔心。」

「我言至於此，你信也好，不信也罷，我能做的只有這麼多了。」零嘆口氣。「可是，就算我會背叛任何人，也絕對不想傷害千年，否則我又怎會違背天命，阻止千年往北走？」

這些話直接跟炎禾歲說也許還比較有效，畢竟真正的決策權是握在炎禾歲手中，問題是炎禾歲並不相信他，甚至不給他機會靠近千年。

看著修慘白的臉，東方肖知道零的話有幾分真。

可是詛咒造成整個王朝異變，就連這塊大地也變得讓人益發難以忍受……要是這塊土地毀滅了，他們就算活得下去，也只會面臨更大的危險。

然而，如果要犧牲千年成就一切，他又於心何忍？

零瞧他半晌不吭聲，猜想他肯定陷入掙扎。「現在往回走還不遲，就算不解開詛

咒，日子還是可以過。」

東方肖微抬眼，還未開口，便見犬鐸走近。

「對你這種並未背負詛咒的人，當然覺得無所謂。」犬鐸冷聲道。

「所以，就要千年拿命來換回你們的太平日子？」

「千年是如九轉世，千年前以身為咒，千年後以身為鑰，這一切都是經過他盤算過後的決定，又怎會犧牲他的性命？」雖然他有點受不了杜千年，可他確實在他身上感覺到如九的氣息。

「你又怎能百分之百地確定，千年不會受到任何傷害？而你們……又怎會以為，解開詛咒你們就能恢復如昔？」零氣急敗壞地質問。

他正要說服東方肖，卻莫名跑出犬鐸與他槓上，令他氣惱。

「很多事不去做，又豈能百分之百地論定結果？」

「就算你們會死也無所謂？」

犬鐸哈了聲。「我已經等夠久了。」

「所以，你們堅持非要將千年送進地獄裡？」零臉色一沉。

「你錯了，地獄一直在人間。」對他而言，這個恍如末日的王朝一直是個人間煉獄。

而他，已經嚐夠地獄的味道。

零握了握拳，沒再多說什麼，從犬鐸身旁走過。

「東方，你悶不吭聲的，是被那傢伙給洗腦了？」犬鐸雙手環胸地看著他。

「你想太多，我只是在想一些細節，倒是你，怎麼我覺得你對零似乎有敵意？」

「總覺得好像在哪看過他，而且他身上有股腐敗的氣息，讓我很受不了。」

「對喔，都忘了你有狗鼻子。」

「……我不是狗。」他咬著牙，尖銳的獠牙在微暗的洞穴裡異常閃亮。

「算我說錯話。」東方肖哈哈笑著，察覺修有點不安穩地動了下，隨即縮小聲音，輕柔地拍著他的背。

犬鐸睇著他，啞聲道：「真搞不懂禾歲，明明對那傢伙很不放心，又為什麼要讓他跟咱們……」說到一半，他突地打住，銀灰色的眸子銳利如刃地往上頭望去。

「怎麼了？」見他神色戒備，東方肖立刻探手覆在修的身上。

通古山所有支脈都是狼族的活動範圍，只要有點風吹草動，犬鐸比誰都清楚。

「不對勁。」

「犬鐸，死神之丘要下沉了。」釋隼從外頭跑進來，神色緊張地道。

「怎麼可能……」犬鐸抿緊唇。「死神之丘才剛浮起兩天，怎麼可能現在又下沉？」之所以會被稱做死神之丘，是因為這座山丘會沉沒三到五天後，又浮起六、七天，很多路經此地的人，不清楚這座山丘有此週期變化，因而沉入海底，連自己怎麼死的都不知道。

可是，降落在這裡時他已經查探過，土地濕潤，代表山丘甫升上海面兩天，為什麼……

儘管心存疑惑，不過釋隼和他一樣，對於大地的變動反應敏銳非常，他的判斷不

可能有誤。

「去通知禾歲，馬上離開。」犬鐸沉聲道。

「喂，夜深了，該睡了。」躺在炎禾歲鋪好的銀白毛毯上，就算了無睡意，杜千年還是勉強自己趕緊入睡，養精蓄銳，偏偏背後躺了個不安好心的傢伙，貼得不留縫隙。

是滿暖的，暖得有點硬呀……

「我暖著你不好？」炎禾歲伸臂將他撈進懷裡，讓他的背緊貼著自己胸膛。

「太近了，被人撞見很不好意思。」這裡是洞穴，沒有門，犬鐸還會巡邏，要是他剛好走過，多尷尬。

杜千年試著掙扎，可每動一下，便發覺抵在臀上的兇器越發甦醒，於是選擇變成一條死魚。

「沒點油燈，很暗。」

「……你不會是因為這樣，才故意不點油燈的吧？」他回頭瞪他。

剛剛他在每個洞穴走動，發現在他們活動的範圍內，全部都點上油燈，有的還放上火把，以防半夜有什麼野獸跑進來。

可他們睡的小洞穴沒有點燈，他一直覺得古怪，但因為有他在，他也就由著他。沒想到這傢伙竟是做這種打算！

「我只是想要安撫你的不安。」

杜千年微愣地看著他。

他有表現出來嗎？他不是一直很開心地數著那些明珠？

像是看出他的疑問，炎禾歲又問：「你總共挖到幾顆明珠？」

杜千年呆掉，因為他真的不知道。

他數了老半天，但實在是心不在焉，最後還是不知道到底有幾顆。他有種莫名的不安，像被恐懼抓住心口般。

「二十七顆。」

「咦？你怎麼知道？」

「因為我一直看著你。」

話落，炎禾歲已經吻上他的唇。

杜千年瞪他，然而堅持不過須臾已經張口回應他。

近來，他的理智薄到比蛋殼還要脆弱了。

但當他正享受著他溫柔的廝磨時，卻感應到一股隱隱的波動。

「等等。」他抓住他不安分的手。

「嗯？」炎禾歲低柔的嗓音裹著性感，以唇鼻在他頸間磨蹭著。

「等等、等等，地在震動。」杜千年捧住他的臉，不容他造次。

「……沒有。」

「有。」

炎禾歲抓著他的手往潮濕的地面一按。「沒有。」他說得斬釘截鐵。

「不是，我指的是從地心深處……」地表沒有震動，可他真的覺得在地底深處像有什麼快要湧出來。

「禾歲，死神之丘要沉了，快走！」

外頭突地響起釋隼的聲音，炎禾歲神色一凜，將杜千年一把拉起。

「把東西帶上。」

「禾歲，釋隼說的是什麼意思？什麼要沉了？為什麼一座山丘會莫名其妙地下沉？」在昏暗之中，杜千年手忙腳亂地找著噬邪劍和長弓，還有那袋明珠，好不容易全都找著，炎禾歲已經走過來。

「走。」炎禾歲一手拎著隨身物品，一手將他扛上肩。

「放我下來，我可以自己走。」杜千年喊著，不希望自己變成他的負擔。

炎禾歲沒有回應，疾步朝洞穴外走，只見東方肖和修已經等在外頭，而零正在安撫更加急躁不安的龍群。

「侯爺，安撫不了牠們。」零急聲道。

炎禾歲將杜千年放下，走到龍群前面，以劍刃劃開腕間，用鮮血餵養三隻龍。

「禾歲……」杜千年驚詫地看著他。

「我的血比較特殊，也許可以給牠們一點力量，讓牠們安穩一點。」炎禾歲低聲道，注意著龍群的反應。

一會，便見龍群冷靜些許，不再噴著氣，也不再踏步團走，只是伸長脖子不斷地向炎禾歲撒嬌著。

突然，大地上下大幅度地晃動，發出轟然巨響。

「千年！」修驚吼著，伸長手想要拉住杜千年，卻被東方肖攔腰抱住。

而杜千年被震得幾乎站不住腳，全賴炎禾歲拉著，才沒跌坐在地。

零則負責安撫好不容易才冷靜的龍群，一邊抬頭看著弔詭的灰綠天空。

然而，震動也不過是一下子，隨即恢復平靜。

「是地震嗎？」杜千年驚魂未定地緊抓著炎禾歲。

天啊，震動的幅度大到他心臟快要跳出來，依他猜測，這個地震應該已經破九級了吧。

「不，這應該是……」

炎禾歲話未完，大地又開始另一波的劇烈震動，伴隨著震天價響的轟隆聲，整個天地彷彿要被撕裂一般。

接著大地一寸寸地往下墜，速度飛快。

「啊！」修已經崩潰地尖叫。

「東方，快走！」炎禾歲拉著杜千年坐上火龍。

東方肖也趕忙抱著修上飛龍。

而零已經坐在火龍上。「侯爺，快走，我施咒讓龍群全速向前。」

開始稍顯浮躁的龍群在零的施咒下，瞬間變得神情木然，聽從指揮。

「禾歲，釋隼和犬鐸呢？」就在火龍飛起的瞬間，杜千年這才驚覺少了兩個人。他低頭看著下方，一片昏暗之間就見釋隼抱著犬鐸飛了上來。

「走吧。」犬鐸喊著。

於是，一行人全速朝前飛去。

迎著強勁刺骨的寒風，杜千年凍得直打顫，炎禾歲隨即拉過披風將他包覆。

杜千年鬆開緊抓著火龍頸項的雙手，試著把自己交給身後的男人，緩緩地倒進他溫暖的胸膛。

禾歲會保護他的，他不需要這麼戰戰兢兢。

炎禾歲微勾唇，騰出一隻手橫過他的腰，將他更拉向自己。

杜千年拉起覆著柔軟皮草的披風將自己團團裹住，垂眼看著底下快速飛掠的景致，整段山脈竟瞬間全數沉沒。

原以為死神之丘不過是座小山，沒想到竟綿延極長的一段距離，幸好剛剛跑得快，要不然現在豈不是要葬身在大海裡？

忖著，突然覺得這個世界古怪得不按牌理出牌，彷彿一切都亂了套，又或者該說，這根本是末日的開始？

所以，當初姬如九才會將時間設定在千年之後？

打了個呵欠，倦意襲捲，杜千年沉沉睡去。

杜千年會突地驚醒過來，是因為零的吼聲，還有彷彿飛機遇到亂流的可怕晃動。他張開眼，只看得見一片黑壓壓，讓人覺得快窒息的天空。

「過來這邊。」

他聽到犬鐸喊著，然後就像是飛機急速迫降，火龍一路俯衝，讓他差點忘情地驚聲尖叫。

等到踩在地面時，他雙腿無力，差點跪倒在地。

「沒事吧？」炎禾歲一手托著他。

「……有事。」他頭暈而且很想吐。

「侯爺，退開。」

零出聲的同時，炎禾歲已經抱著杜千年快速躍起。

被抱著彈跳到半空中的杜千年瞧見零以縛咒困住火龍，而另外兩頭龍瘋狂地互相攻擊，零也在瞬間將牠們縛住。

炎禾歲輕飄飄地落回地面，而杜千年還錯愕地張著口。

有沒有必要讓他一睡醒就歷經這麼大的驚嚇啊……

「看來越接近北方龍群的狀況越糟，只能暫時先在狼族的領地休息了。」開口的人是東方肖，他手裡正抱著不知是熟睡還是昏迷的修。

「也只能如此了。」炎禾歲淡聲道。

「那就麻煩你們跟我過來吧。」犬鐸看向臉色慘白的杜千年。「真佩服你在這趟旅行中還可以睡得這麼熟。」

他挖苦的口吻讓杜千年忍不住替自己辯白。「修也睡著了，又不是只有我而已。」幹麼酸他呀，睡眠是基於生理機能需求，又不是他能控制的，而且天色還是暗的，他睡著也是正常的。

「不，重八是嚇昏了。」東方肖涼涼拋來一句。

「……」可惡，他是不是應該也裝昏算了？

「走吧，還有一大段路要走。」

「火龍怎麼辦？」他回頭，看見零正以咒術將龍群聚集在一塊。

「只能先丟在這邊。」零嘆道：「我不敢解開縛咒，怕牠們會瘋狂地自相殘殺。」

「也只能如此。」炎禾歲沒看他一眼，只是緊緊地牽著杜千年的手。

杜千年原本覺得兩個大男人走路還牽手，實在是有點彆扭又很難為情，可走了一小段路之後，他發現牽手是應該而且必要的。

因為這裡的路還真不是該死的難走！

狼族居住在通古山的主峰上，一路上是崢嶸怪岩，不見半棵樹或花草，地上是黑灰色的岩石，山壁像是百頁層般擁有石輪。

但教杜千年最難適應的是，走了很久，天色還是很暗，讓他每踏出一步，非得要確定踩穩了才再往上走。

「你要是累了，我可以抱你走。」炎禾歲放慢腳步，就怕他跟不上。

「不用，我可以。」

杜千年喘著粗氣，突然覺得自己像是七老八十的老人家，喘得胸口像是要炸開一般。

真是見鬼了，不就是爬山而已，他怎會喘成這樣？

而前方，東方肖抱著修健步如飛地在怪岩間走動，簡直就跟走平地沒兩樣，而犬鐸更是神，他在岩石之間輕快的跳躍，如蜻蜓點水般，姿態非常優雅。

至於釋隼就不用多說，因為他是用飛的。

想了下，他回頭看向身後的零，發現他的臉上沒什麼表情，壓根不顯痛苦，更沒有半點急喘聲……

杜千年不禁懷疑自己怎會弱成這個樣子，但他真的覺得空氣又冷又稀薄，吸進來的氧氣像是淤塞在喉頭。

明明應該爬得滿頭大汗，結果他卻是一滴汗都沒有，甚至冷得直打哆嗦。

「上來吧，已經到了。」

上頭傳來犬鐸的呼喊聲，他抬眼望去，前方是近九十度的陡坡，而那隻可愛的德國狼犬一腳踩在突出的岩盤上，隨即又晃身閃入看不見的區域裡。

×的！老子跟你拚了！

杜千年死也不承認自己有那麼廢，所以努力地跟著炎禾歲的腳步往上爬，就在爬上岩盤之後，出現在眼前的竟是如世外桃源般的綠林山洞。

明明是山洞，可卻能見到沒見過的針葉樹，還有一簇簇盛開的藍色繡球花，角落有一叢酷似牡丹的粉紅色花種，紫藤小花布滿山洞口……簡直像是一座天然的空中花園。

而犬鐸站在山洞前……真不是他要嫌，實在很不搭。

「進來吧。」犬鐸反身走入。

一行人踏進山洞裡，杜千年好奇的東張西望，有股讓人感到舒服的花朵馨香撲鼻

而來，他趕忙閉氣低問：「喂，這裡的花香，不會有催情作用吧？」

炎禾歲還沒回答，犬鐸已經哼笑道：「誰會把催情花種在家裡？用用你的腦袋如何？」

「赤陽城境外的紫菊花對一般人也沒作用，可我聞了就是……」他猛地住口，死也不說自己的下場有多慘烈。

「如何？」犬鐸戲謔笑問。

杜千年x在心裡，看東看西就是不看他，往裡走，才發現這山洞中央有個湖泊，而上頭像是開了扇天井。

可是……「怎麼都沒有看到其他人？」他忍不住問。

「為什麼要有其他人？」犬鐸反問。

「欸……」杜千年不禁呆住。「可鷹族是群居的。」

剛才來的路上，他一直以為自己可以見到一群德國狼犬的……

「那是釋隼的選擇，我為什麼非得跟其他看不順眼的人住在一塊？」犬鐸哼了聲。

「應該是別人受不了你，才不肯跟你住在一塊吧。」不是他要說，這傢伙真的是很傲嬌，不坦率又難相處。

既然如此，那就代表這裡的一花一草全都是靠他打理的……實在是個怪才，又或者該說，他是悶得太無聊了。

「除了這裡，其他的地方隨便你們使用。」犬鐸利用湖泊邊的曲徑走到對岸，指著右手邊掛有簾子的山洞。

「那我就選旁邊這間。」東方肖抱著修進入隔壁的小山洞。

「大家都累了，我去準備一點吃的。」釋隼笑說著。

「準備什麼？你日夜趕路根本就沒睡，給我進去躺著。」犬鐸不由分說地扯著他往裡走，放下簾子前，臉色不善地道：「各自休息，晚點再準備吃的，順便討論接下來的計劃。」

「走吧。」炎禾歲拉著杜千年走進左手邊的小山洞。

裡頭什麼都沒有，就是一個原始的山洞，不過倒是挺暖和的，和外頭相較，這裡暖得像天堂，烘得杜千年的瞌睡蟲又快要壓境。

炎禾歲取下裝著隨身物品的木箱，掏出墊地的毛毯。

「再睡一會吧。」一切準備就緒，他便拉著他躺下。

了不起的杜千年，當場表演三秒入睡的本事給他瞧。

只是入睡之前，他不禁想，怎麼這症狀和他初到十八王朝的昏睡狀態這麼像？嗯……等他睡醒再好好想想。

當杜千年醒來時，他懷疑自己足足睡了一天一夜。

因為天色還是暗的。

「真的還假的……」他低喃著。

他從來沒有過昏睡一天一夜的紀錄，而且這會睡醒了也不覺得睡眠充足而精神抖擗，反而有種說不出的疲憊，但就算再閉眼，大概也睡不著了。

杜千年看向洞口，沒有點燈的山洞裡，暗得只見微弱的光線飄動……他不禁用力地眨了眨眼後再看一次，發現那光線真的是彎曲飄動，就像是隨風輕拂的煙嵐。見鬼了，光線怎麼可能是這種形態？

他爬起身，但屁股都還沒離開溫暖的毛毯，便讓人給一把撈進懷裡。

「上哪？」炎禾歲眼也沒張地問。

那帶著磁性的嗓音讓杜千年打了個顫。都怪他貼在耳邊，溫熱的氣息太擾人。

「外頭有奇怪的光線，我去探探。」他縮著肩回答。

「什麼奇怪的光線？」

「會轉彎的光線……欸，麻煩你放開手。」杜千年抓住他在胸口上造次的手。

他是犯人不成？非要他這麼手腳並用地控制他的行動？

炎禾歲挑揚起眉，放開撫在他胸口上的手。

杜千年微詫地眨了眨眼，正疑惑這傢伙曾幾何時也聽得懂人話，那隻魔爪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滑入他的褲頭，一抓。

「啊……」杜千年不由得低吟了聲，微惱地掐住那隻魔爪。「炎先生，可以麻煩你尊重一點嗎？」

他真的已經找不到字眼來形容這個不知羞恥的傢伙了。

「尊重是什麼？」他啞聲反問。

「尊重就是……不要揉啦！」他低罵著，因為身體已經被他調教得異常敏感，彷彿對他的手有了記憶，只要他一碰觸，就能掀起他體內的狂潮。

電流從下腹竄起，瞬間刺激他的心臟，牽動他薄弱的意志力，隨著他靈巧的指頭打轉。

「尊重就是不要揉？」炎禾歲低笑著鬆開手。「那我就尊重你。」

杜千年難以置信地瞪大眼。

有沒有人性啊這傢伙！竟在這當頭棄他於不顧……

「有時候不用太尊重也沒關係……」他咬著牙，強迫自己把自尊丟到一邊。

「所以……」

「快點啦！」混蛋，別奢望從他嘴裡說出任何央求的字眼。

「你要是太大聲的話會被聽到的。」炎禾歲附在他耳邊低喃，溫熱的氣息有意無意地拂過他敏感的耳廓。

杜千年很想罵人，但當弱點重新被掌握住時，他的腦袋一片空白。

溫熱結實的胸膛貼著他的背，那熾燙的大手磨人地摩挲著，從頂端緩慢地滑到根部，指尖邪惡地輕撲慢捻著玉囊，他情不自禁地低吟出聲，輕擺著腰，企圖得到更多。

「禾歲，該起來吃點東西了。」外頭突地響起釋隼小心翼翼的聲音。

「好。」炎禾歲應了聲，鬆開手。

杜千年倒抽口氣，難以置信地回頭瞪他。

現在是怎樣？

「嗯？」炎禾歲勾彎唇角，淺色的瞳眸在黑暗中顯得分外熠亮。

「你……」

把他撩撥成這樣，竟在緊要關頭撒手不管，他到底是不是人？

「你也該起來了，讓人等很不好意思。」

「我去你的不好意思，炎禾歲，你不要太過分喔。」他目露兇光，俊臉泛著潮紅。

「一個連禮義廉恥都不會寫的人，跟人家說什麼不好意思？你動作最好給我快一點，不要逼我，我警告你。」

今天他敢這樣對他，別讓他逮到機會，否則絕對會加倍奉還。

「吻我。」炎禾歲笑瞇眼。

賤人！杜千年無聲罵著，但長臂一伸，勾住他的頸項，吻上他的唇。

炎禾歲張口迎接，與他纏吻著，大手滑進他的褲頭，順手拉下他的褲子，正當他感覺不對勁，打算反抗時，男人已經一個挺身。

「啊……」他憤恨的回頭，「我有邀請你嗎，炎禾歲？」

「你要的不就是這個嗎？」

誰要？！他的抗議來不及出口，因為這無恥之徒已經順勢地加快律動，並趁他張口的瞬間，同時進犯他的口腔。

### 第三章 超級巨蟻！

用膳的地方就在湖泊邊，擺上長几，一夥人席地而坐，而長几上擺放的是簡單的乾糧和熱湯。

踏出山洞時，杜千年始終低著頭，沒臉見在場的任何一個人。

要知道，山洞很容易產生聲波共振，將聲音傳遞得更真實，即使極小的聲音，都有可能因而放大數倍。

而那檔子事，會發出聲響的部位可不是只有嘴呀……

「一般人是飽暖思淫慾，你們倒是淫後思食慾。」等到杜千年入座，犬鐸才涼聲道。

杜千年當下只想要在腳邊挖個洞，把自己埋進去。

不過，他更想做的是，先埋了身邊這個傢伙。

可是，沒有極力抗拒的自己實在也沒臉說什麼……所以他只能低垂著頰，瞪著自己盤起的腿，卻突見光線從腿邊滑過，他目光追逐著它，只見那抹光瞬間消失不見。

「頭頂上。」炎禾歲淡聲提示。

杜千年抬眼望去，瞧見湖泊上方的自然天井，黑暗的天空竟閃動著水舞般的七彩極光。

「極光……」他的下巴差點掉了。

有沒有搞錯，這裡是南北極嗎？怎麼可能出現極光？

他面向湖泊，看著天井不斷地灑落煙霧般的七彩光線，彷彿具有生命般地游移著。

「那是地光。」犬鐸沒好氣地道。

「地光？」

「每當北方進入永夜時，地光就會出現。」

「永夜？」

「現在是下午時分，要不然你以為誰會在三更半夜起來弄吃的？」

「啊……是喔，難怪你說要記得進食，否則會被天色誤導生理時間。」杜千年看著那不斷舞動的光線，像是煙嵐般從天井掉落在腳邊，碰觸不到，但它明明就在。真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地方，感覺像是身處在幻境裡，不太真實。

而且，還好有這些地光，讓眾人不再將注意力放在他身上。

「從這裡到封古城，腳程快一點，不用一天就會抵達。」犬鐸言歸正傳。「可是，我無法再陪同前往，釋隼也一樣。」

「我和重八也一樣。」東方肖淡聲道。

「為什麼？」

「因為我跟堯雷那傢伙不對盤。」東方肖沉吟後出聲，看向身旁進食不語的修。

「而且重八的狀況不好，他一直半夢半醒，就算清醒了，眼神也茫茫然的，所以我認為他待在這裡較妥當。」

杜千年看著修，也覺得他很古怪，悶不吭聲的。

「那是正常的，重八是天官，對環境變化感受很敏銳，越往北走他會越受不了，而釋隼也受不了了，來到這裡已經是他的極限。」犬鐸淡聲道：「這些年來，北方是越來越古怪，一些固定每年回報的狼族成員也失去蹤影。」

「所以……要不要乾脆往回走？」零試探性地拋出話。

杜千年看向他。「這樣不是很可惜嗎？已經來到這附近了。」

「可是千年，沒有人能預料到解開詛咒之後，王朝會變成什麼樣。」零試圖說服他。「當年姬如九為什麼要封印皇城？肯定是城裡竄出什麼，否則這個世界不會發生異變，要是解開封印，誰能保證封存在皇城內的東西不會伺機而動？」

「那麼，這是否意謂著必須除去它，才能夠讓一切真正改變？否則姬如九當年為什麼要留下神諭？要是結局是毀滅的話，他沒必要那麼做。」

零深吸口氣。「所以，你認為解開詛咒會讓一切恢復正常。」

「也許吧。」

「因為也許，你甚至大膽地拿他們的命實驗？」零指著在場的眾人。「你別忘了，他們都活過了千年，誰能保證解開詛咒之後，時間不會在瞬間反噬他們的存在？」他的話讓杜千年不禁有點猶豫。

這點他也想過，可是……依這種姿態繼續活下去，對他們豈不是另一種痛苦？

況且——「千年前的姬重八說過，時間會因為錯誤而停下腳步，同理可證，時間會因為正確而重新啟動，不應該是毀滅。」

這是後來他推想出來的結果。

因為千年前的最後一幕，他只看見姬如九，並沒有看到姬重八，也許是因為姬重八發現錯誤，先設下第一道的咒，然後再由姬如九以身為咒封印了皇城。

零微睜起眼。「你怎麼……是修跟你說的？」

「不，我去過千年之前，看見皇城封印之前的人事物，那時候的王朝興隆繁盛，天空是湛藍的，樹是翠綠的，風是溫煦的，沒有任何可怕的怪物，每個人的臉上都揚著幸福的笑，我希望……可以恢復這個王朝原本的面貌。」

他覺得這個世界需要他，而他也很願意奉獻一己之力。

「你憑什麼認為光憑你一個人可以解開詛咒？就算你真的解得開，你又要怎麼面對後頭可能發生的變故？當年宮裡那麼多個天官都鎮不住，你是要怎麼擺平？修現在的狀態根本幫不了你。」面對說服不了的杜千年，零不禁焦急起來。

杜千年聞言揚笑。「我還有你啊，零。」

他認為，禾歲根本就是看準了這一點，才願意讓零一直跟著。

他是沒有禾歲那麼卑鄙啦，但他認為零的本性不差，而且他一定願意幫助他。

「我該拿你怎麼辦才好？」零懊惱。

身為天官，他當然知道啟咒解咒必須付出什麼代價，尤其當千年極可能是千年前親自下咒封印皇城的姬如九，那麼如今他要解咒，就必須以己身為鑰，奉獻自己換來和平。

這麼做……值得嗎？

保持現狀不好嗎？

「笑一個吧，零，我已經很久沒看見你的笑了。」雖然他沒有辦法回應零的感情，但他真的挺喜歡他這個朋友的。

零看著他，只能搖頭苦笑。

「那麼……禾歲，你的看法呢？」犬鐸問著真正握有決策權的人。

炎禾歲淺啜著湯，慢條斯理地應著，「千年的決定就是我的決定。」話落，看向零。「你跟不跟？」

「當然……跟。」還需要問嗎？

他怎麼可能讓千年涉險而置之度外？

杜千年開心勾笑，睇向坐在對面的零，瞬間他笑意凝結，黑眸圓瞪。

零察覺他的異狀，回頭的瞬間——

「縛、破！」杜千年結印，以氣凝力，瞬間縛住從天井掉落的不明生物，然後爆裂聲響起。

碎裂的斷肢殘骸在零的眼前掉落。

這突如其來的變化，讓現場所有人都錯愕不已。

然，靜默只有瞬間。

「快走！」犬鐸拔聲喊著。

因為不只是湖泊，就連天井上方，甚至是從洞外……四面八方湧入體型如大型犬的螞蟻。

蟻群移動速度迅如疾雷，灰黑色的外殼猶如堅硬的盔甲，帶著強大的破壞力，在包圍的瞬間，立即展開攻勢。

東方肖和炎禾歲不假思索地抽出腰間長劍，守在最外圍，杜千年和零守著湖泊那一側，將犬鐸、釋隼和修護在安全地帶。

長劍落下，巨大螞蟻發出刺耳的唧唧聲，引來更多同伴。

「釋隼，你飛到天井上，看看外頭的狀況。」犬鐸輕推著釋隼，手裡抓著修，不斷地觀察四下。

「好。」釋隼振翅往上飛，小心地避開巨大螞蟻伸出的螯肢，看了外頭一眼，隨即絕望地降落地面。

「情況怎樣？」

「被包圍了。」釋隼滿面愁容地看著他。

「數量有多少？」犬鐸不死心地再問。

「放眼所及……」

犬鐸不禁愣住，說不出半句話。

放眼所及？這是什麼該死的狀態？

「為什麼會這樣？這些巨型螞蟻通常只在岩漠流沙活動，況且這時節也不應該是牠們出現的時候，為什麼不該出現的東西不斷地出現……這個世界到底是怎麼了？！」犬鐸惱火地吼著。

不只是對這個世界的惱恨，更是對自己的無能感到自我厭惡。

修看向四周，所有的人都在戰鬥，而他呢？

他又能做什麼？

「千年！」

零的喚聲引來眾人的注意，只見杜千年疲憊不堪的單膝跪地，而為數不少的大螞蟻直往他身上撲去，零施咒阻止，炎禾歲也回頭砍去，卻已不及——

「止！」

瞬間，所有巨大螞蟻全都停止動作，彷彿被凍結住。

炎禾歲立刻一把將杜千年拉起，將他護在身後，急聲追問：「千年，要不要緊？」

「我沒事。」他疲憊地回著。「可那些螞蟻……怎麼會突然靜止？」

他說著，發覺剛剛出聲的人是一——「修？」

他回頭望去，就見修伸出單臂，從眼神看得出他正凝聚氣力控制現場。

「千年，去把你的東西全都帶在身上。」修啞聲輕喃，東方肖已經快步來到他身後。

「修？」

「快，我沒有辦法控制太久，所有人拿好東西，馬上離開。」修的目光雋亮沉靜，展現出的風華是杜千年曾在壁畫中看見的姬重八。

杜千年愣了下，趕緊應聲。「我馬上去！」

他立刻拉著炎禾歲回洞穴取出噬邪劍和長弓，而犬鐸和釋隼則是順手把東方肖的東西一併帶出。

炎禾歲朝洞口放出大火，東方肖則以風刀除去通道上的障礙。

「好了，我們快走。」杜千年拉著修。

「不，釋隼說外頭也有螞蟻，你們先走，我留在這裡控制。」

「要走一起走！」搶在杜千年開口之前，東方肖已經惡狠狠地表示。「你在哪，我就在哪。」

「快走，我快要控制不了了。」修沉聲低咆著。

杜千年瞪著他，隨即看向零。「還記得咱們在境外怎麼對付人面蛛吧？」

零立刻意會。「沒問題。」

「好，咱們分工合作，待會一口氣往外衝，當螞蟻群開始活動時，咱們就照當初的方法行動。」杜千年話落，拍拍炎禾歲的胸口，再看向東方肖。「你負責抱著修跑，釋隼，犬鐸就交給你了。」

「那當然。」

「那麼……」杜千年緊握著炎禾歲的手，環視眾人一眼之後，喊道：「走！」眾人開始奔跑的瞬間，也不知道是挪動到修，還是修的能量已經發揮到達極限，所有的螞蟻立時恢復行動。

「縛！」零縱身躍起，伸出雙臂。

炎禾歲放出火，東方肖釋出強風，讓杜千年的念力如防護罩，往四方延展，直到涵蓋視野所見的所有巨大螞蟻。

杜千年集中念力到極點。

「破！」

瞬間，地面上滿是巨大螞蟻的乾焦屍骸。

釋隼立刻飛上天空，環顧著四周，瞥見還有幾隻能夠活動的巨大螞蟻，正快速地埋伏山洞外，打算突襲。

「千年小心！」

杜千年疲憊不堪地回頭望去，卻連閃躲的力氣都沒，只見炎禾歲橫身擋在他面前，而巨大螞蟻像是驚懼著什麼，疾步後退。

「劈哩啪啦碰！」零伸出指尖，最靠近炎禾歲的螞蟻立刻爆碎。

修瞠目結舌地看著他，像是瞧見什麼不可思議的怪物。

與此同時，巨大螞蟻退縮的景象讓犬鐸敏銳地察覺，炎禾歲身上帶著螞蟻駭懼的物品。

「別殺了！」犬鐸伸手制止著。「禾歲，你身上帶了什麼？」

炎禾歲注視著退縮在旁，不敢貿然前進的巨大螞蟻。

他從腰帶上取下一只錦囊。「難不成是千年的明珠？」

像是做實驗般，他立刻掏出一顆，朝螞蟻丟去。

霎時，巨大螞蟻從落地處散開，彷彿炎禾歲丟過去的是可怕的殺蟲劑。

「是明珠的關係。」杜千年喜出望外地喊著，下一刻卻眼前一黑。

炎禾歲快手將他撈起。「犬鐸，這附近可還有什麼地方可以休憩？」

「這……」

「侯爺，再往前，離封古城最近的金鼎鎮應該有地方可以休憩。」零沉聲道。

「可是那裡……」犬鐸欲言又止。

「事到如今也只能如此，還是你想待在這裡？」

犬鐸咬了咬牙，暗惱自己沒有自保的能力，待在這裡，也不知道巨大螞蟻什麼時候又會竄出，只好妥協。「走吧。」

狼族的山洞距離金鼎鎮大約要半天的路程，但因為一行人快速趕路，花了不到一

半的時間便已抵達。

然而，鎮上半個人影皆無，建築物還在，看得出荒廢有一段時日。

零找了處較大的宅院，讓所有人集中在一間大通鋪裡，要是有什麼狀況，也能在第一時間相互照應。

杜千年在耗光體能之後，筋疲力竭地沉沉睡去，而修則一反常態地守在他身旁，眼也不闔，任憑東方肖怎麼勸都沒用。

犬鐸不發一語地坐在角落，就連釋隼也顯得神色焦躁。

「侯爺，我巡視過一圈了，這附近沒什麼問題。」零踏進房內，一如往常地向炎禾歲報告著。

坐在杜千年身旁的炎禾歲懶懶抬眼。「你覺得在這附近什麼樣的狀況才叫做有問題，還要你特地巡視一圈？」

像是沒料到他有此一問，零微愣了下才道：「這附近的氣場極重，一般人也許沒感覺，但對某些人就是分外難受，好比犬鐸和釋隼，當然，千年和修的感受會更敏銳。」

「你這麼清楚？」炎禾歲托腮，像是問得漫不經心。

「畢竟我是天官。」

炎禾歲認為頗有道理地點點頭。「所以，你一再阻止千年往北走，是懼怕他受不了這麼強大的氣場？」

「是。」

「不是因為堯雷很希望千年解開詛咒？」

炎禾歲輕輕拋出的話炸在零耳邊像是一道雷。

但錯愕只在剎那，他整好臉色，苦笑道：「侯爺何以做此聯想？」

「零，我不相信你，但我相信你保護千年的承諾，不過有些話你不點明，要我如何防備？」炎禾歲眸色不變，卻益發冷銳。

他只是猜測，但零的反應告訴他，他猜對了。

「對了，難怪我老覺得見過他，因為他是堯雷身邊的人，在好幾年前曾經陪著堯雷出現在通古山上。」犬鐸嘆了聲，氣惱自己到現在才想起。

炎禾歲微揚眉，等著零的回答。

「十域侯確實很希望解開詛咒，所以當年才會要我前往焰魔族領地，跟在侯爺的身邊，等待聖鑰到來。」事已至此，零也不隱瞞大方坦承。

「所以，你確實是堯雷身邊的人。」

「是。」他回答著。

炎禾歲微揚起眉。「所以，你嘴裡說要保護千年，但實際上，你根本不可能拂逆十域侯的命令？」

「我一直在違背，不是嗎？即使這一路上，我也不停勸千年打消解開詛咒的念頭。」

「這倒是，不過既然人都來到這裡，那就代表天意不可違，況且我和東方也一直很想知道，千年之前到底發生什麼事？」炎禾歲輕嘆口氣。

他曾試圖阻止，卻發現命運逼著他們一步步朝既定的宿命而去。

也許，在如九封印皇城時，早已注定今日的命運。

「就算如此，我也一定會想辦法保住千年，不過侯爺你應該記得，十域侯能夠利用大地探取訊息，越接近所在位置，他能探測的訊息越完整，未來我們連說話都要當心。」零鬆了口氣，知道自己已經獲得他的初步信任。

「是嗎？」炎禾歲沉吟了下，突道：「零，我好像許久沒見到你的式神姬雪了。」

「因為他派不上用場，所以我便沒讓他現身。」

「那是什麼時候開始的事？」

零不解的看向他。「我不懂侯爺的意思。」

炎禾歲懶懶閉上眼。「隨口問問罷了。」

儘管不認為炎禾歲會和他隨口聊聊，但對方這麼說擺明這話題就此打住，再追問也問不出什麼。

炎禾歲狀似閉目養神，但卻慢慢地將自己所知的一些線索拼湊在一起。

零開始不召喚姬雪是在遇到千年之後，而零那回道出狩靈祭的儀式，因為不知內容，他無從證實零所言是真是假，但是能夠知道狩靈祭的事，除了天官、四大家族……就只剩下皇帝了。

當年的雋臨皇伏天，他曾經近距離見過兩回，只知道他是個極愛笑而無霸氣的皇帝，而且和如九從小一起長大……如九總說，伏天貴為皇帝，異能資質比他還高，視他為手足。

然而，他從不做如此想。

假設一切如零那日所言，那麼，是惡靈吞噬了伏天，還是伏天吞噬了惡靈？

如果伏天被惡靈吞噬了，那就代表零並非伏天的轉世，但要是伏天吞噬了惡靈，那麼零的身上怎會沒有半點惡靈氣息？

千年如此敏銳肯定有所發覺。

所以說……零和伏天一點關係都沒有？

再者，堯雷又是怎麼攬入這裡頭的？

忖著，炎禾歲微微張開眼，看著杜千年慘白的睡顏，心疼不已，很想帶著他離開這裡，可王朝異變的速度在今年轉動得異常快，彷彿印證了當年如九留下的神諭。也許這就意謂著，如九當年的封印只能擋上千年，要是不趕緊解開，恐怕王朝就會正式瓦解。

然而，解開詛咒之後，千年的下場呢？

等到杜千年醒來時，天色還是暗得分不清楚早晚，就連他腦袋也不是很清楚。

「千年。」

「修……」他眨眨眼，一開口便覺得喉嚨乾渴得難受。

不像是感冒，反倒像是在過分乾燥的氣候裡，太久沒有喝水了。

「喝點水。」修快手取來一杯茶。

杜千年起身喝了口，疑惑地看著手中的茶杯。「我們有帶茶杯出門嗎？」怪了，

要是他們出遠門連這些茶具都帶在身上的話，那不是要重死人了？

疑惑之際，這才發現他竟是在房子裡。

修遂將他們離開狼族山洞後的事說過一遍。

「釋隼和犬鐸去打了些獵物，零和禾歲在外頭生火，肖去打水，所以房裡現在只有你跟我。」

杜千年聽著，濃眉微揚。

肖？哇，真親密呀。

「千年，我有事問你。」

瞧他一臉正經，杜千年也跟著正襟危坐。「什麼事？」認識修這麼久，還是頭一次看到他這種表情，該說是愛情的力量，還是，姬重八正在覺醒當中？

「那個……」修狀似難以啟齒。

杜千年聞言，忍不住摸摸鼻子。「先說好，別問我床第間的事。」那種事太私密了，他不好說。

修抽動眼皮。「我有正經事要問你。」

「床第間的事不正經嗎？」那是很嚴肅的問題耶。

修閉了閉眼，深吸口氣，問：「你對零有沒有什麼感覺？」

「……你不會是喜歡零吧？」

修真的有股衝動想打人了。「杜千年，給我正經一點。」

「修，你從沒用這種口氣跟我說話，你是不是想起什麼了？」這陣子他被禾歲軟禁著，實在沒什麼機會關心修，這會倒覺得他像是變了個人似的。

「我……我不知道，但是我作了一個夢。」

「什麼夢？」

「姬重八被殺的夢。」

杜千年微愕地看著他。「誰殺的？」

「那個時候的皇帝。」

「啊……」杜千年怔愣地看著他，想起零提起的狩靈祭。難道說，在那場祭典中，皇帝被惡靈吞食，接著對姬重八痛下毒手？

「夢中那個皇帝要生擒姬如九，姬重八試圖阻止反被殺害，而殺他的手法是……」

「是什麼？」

「劈哩啪啦碰。」

「嘎？」

「在狼族山洞外，你差點被巨大螞蟻襲擊時，零不也是唸了這一句咒語嗎？」正因為與他夢境一致，才讓他錯愕不已。

杜千年驚訝得說不出話，這意謂著什麼？

「你認為零是那個皇帝的轉世，抑或者是……惡靈轉世？」他捧著額推測。「可是不對呀，我沒有在零的身上感覺到半點惡靈氣息。」

「問題是我一看到他就很害怕。」

杜千年皺起眉。「怎麼會這樣？不過，我真的不懼怕他……修，如果你是姬重八，

也許你會因為牽掛的人而覺醒，那麼你的感覺應該錯不了，可是，為什麼我一點感覺都沒有？」

難道說，他根本就不是禾歲等待的那個人。

「也許是因為你經歷轉世，記憶比我更薄弱，但你與生俱來的能力已經足以證明你的身分。」修抓著他的手安撫。

「我想跟你說的是，離零遠一點。」

「可要前往封古城非得零帶路不可，他是最熟悉的人，而釋隼和犬鐸已經沒有辦法再往前走了。」

「那就不要去。」

「修，不行，姬如九的封印快要失效了，如果不趕快解除詛咒，這個世界會異變得更徹底。」就如死神之丘突然沉沒，就像不該出現在山上的巨型螞蟻都跑來湊熱鬧，這事不能不解決。

「千年，沒有詛咒，這個世界的異變不是詛咒造成的。」

「不然呢？」

「那是惡靈作祟，我們根本沒有能力阻止。」

杜千年睇著他近乎絕望的神情，不禁低笑。

「千年？」

「修，你忘了我是驅魔師嗎？驅魔才是我的主業本行。」對他而言，驅魔還比對付突變怪物要來得簡單多了。